

42
36•
12

準
貴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史彌遠廢立

寧宗慶元四年八月京鏜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爲福州觀察使賜名曦封衛國公

開禧元年五月乙亥詔立衛國公曦爲皇子進封榮王

二年五月詔以宗室子均爲沂靖惠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三年十一月丁亥詔立榮王曦爲皇太子更名熹又更名

詢

嘉定十三年八月癸亥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

十四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尋以宗室子貴誠爲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璠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於帝爲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室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爲丞相客具鷄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甥也日者嘗言一兒後極貴聞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日與芮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

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婣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遣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進封子竑爲濟國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員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矚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凡上

日彌遠當夾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茲而茲不知真德秀時秉宮教諫茲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茲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見彌遠即示以具誠詩文翰墨與之不容口彌遠

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究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茲之失言于帝覬帝廢茲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真德秀聞其事力辭宮教去位十七年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茲先帝所立豈敢

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以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於禁中遣快行宣勅命之曰今所宣是沂清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竝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兄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墀不知爲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竝聞命卽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竝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竝至舊班竝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

宣制前當在宣制後乃卽位竝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卽位矣宣制畢問門者贊呼百官拜賀竝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竝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揚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竝爲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蓄養羣奸指正爲僞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九月帝追封所生父希璠爲榮王生母全氏爲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理宗寶慶元年春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于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疆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偽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行人皆登舟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

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賜爲巴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寃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見奏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亂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嘗川之變非濟

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未灼然可
 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
 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
 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論此事處置甚善臣未敢以為然觀
 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
 為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
 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陛下知有此失益講
 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 五月有若水上封事曰行
 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
 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
 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

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
 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
 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
 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
 下必無是心也亦料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
 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綱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
 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
 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青白天日而以
 此身受此污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于于
 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道秦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
 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

既大謗策之上也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強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恃強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爲一體爲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爲日昃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宜繪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特其平八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此數兇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于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非

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卽位乃敢倔强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氣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今暫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清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橫抹之 秋七月罷工部尙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以論濟王之寃忤史彌遠故也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夢昱上言濟王

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爲證
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故竄

二年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爲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

端平元年詔復故濟王竑官爵太嘗少卿徐僑嘗侍講開
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
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爲尼特賜號慧靜法空太師紹興府
月給衣資緡錢

金河北山東之沒

寧宗嘉定八年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灤遣三哥拔都
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
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

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
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
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
古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
餘一兔盍遂全之撒沒喝耻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
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
封汝爲王議遂不成 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
阿 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報而殺之鯨
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復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
隆掠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州下之木華黎率先鋒蒙古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九
不花權師吾也兒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 是年蒙古
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九年夏四月金知平陽府晉鼎聞蒙古兵渡潼關遣必蘭
阿魯帶徒單百家師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自
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掃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
兵之自關南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尙書左丞還平陽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滄沔
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
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
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
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

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
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
之金主以奏付尙書省平章木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
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
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
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
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
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
圍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
引軍疾馳北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

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
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金胥鼎
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畧司相與會師為
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
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畧使
道潤有勇畧敢戰鬪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為
元帥左監軍

十年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
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割真郭文振及威州刺史
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遂率兵斬
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金以武仙為知真定府事 十一

月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
誓券金印分弘吉刺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
省於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
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
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璠從木華
黎為署百戶泣曰毋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
哀懇切至木華黎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
維密等州而去

十一年五月金將苗道潤為其副買瑀所殺張柔檄召道
潤部曲共討瑀會蒙古兵出自紫荊關柔遇之遂戰于狼
牙嶺柔馬跌為蒙古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立而不跪

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士夫死即死終不偷
生爲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
八月蒙古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
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
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
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兵少
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曰吾不能保此何
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
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十二年五月金築汴京裏城初木虎與琪請修南京裏城
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固獨安平高琪固請

築之旣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甃五十萬者遷一官
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相議察律定和
發察京故居得甃二百萬有奇崔格遷賞金主忽問曰人
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
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
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
使張柔率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殺賈瑀進兵次滿
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
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軍後毀
其攻具策馬杖擲大呼入圍仙兵皆披靡柔緣山多張旗
幟聲言救至拽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

陳數十里乘勝攻下完州復敗仙葛鐵鎗于新樂遂南掠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威名震於河朔 十二月金殺右丞相朮虎高琪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人知其好遂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趨汴欲置虜

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衆多厚撫虜軍而衆多輒殺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祈答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嘗嘆曰壞天下者高琪衆多二人也 十三年夏四月金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爲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計徒單鎬等言制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旣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西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刺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卽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卽授以長佐必能各保

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萬鍾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同時九府惟武仙號富強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爲兄蒙古主不允八月蒙古木華黎至蒲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金桓山公武仙還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吊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卽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冬十月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謂烏古論仲端曰向令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旣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寸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濟南金嚴實摯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行尙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峒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木華黎于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木華黎遂進陷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十二月蒙古木華黎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

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卽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也敗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礬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間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爲其所殺 十四年夏四月金東莒公燕寧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兵圍東平日久餉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廷玉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唆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

治曹州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會西夏兵五萬復引而東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應天守葭自將兵攻綏德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攻延安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往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將蒙古不花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夜半伏發木華黎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南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乘其後鼓輦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堅難猝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侵鄜坊等州

十五年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于蒙古時木華黎狗

青龍堡天作遂降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所過
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塞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
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留
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援及視山
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以石天應權行
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兀
胡乃太不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 是年蒙古主
入西域諸國進次于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
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
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
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

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大掠忻都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蒙古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
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
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
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懼馳奏河中
軍竭民膏血爲竣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懼馳奏河中
孤城不可守上謂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
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
基本所在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
主命有司復修葺之修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三月蒙古
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

我爲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
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 是年金主詢殂太子守
緒立

蒙古取汴

理宗寶慶三年五月蒙古遣使責歲幣于金 六月金使
請和于蒙古 是月蒙古主滅夏以夏主睨歸 十二月
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時金人盡棄
河北山東關陝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雒陽三門析津
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
十萬以守禦之 蒙古主鐵木真殂于六盤山臨卒謂左
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
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
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
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紹定元年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
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
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
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
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鶻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
來歸者鷙狼難制陳和尚馭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
所過州邑一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爲重
二年冬十月蒙古兵圍金慶陽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刺蒲阿敗之慶陽圍解 八月蒙古史天澤攻金武仙于汲先是武仙既降蒙古復殺蒙古將史天倪以叛天倪弟天澤屢擊敗之復真定仙歸金金復封爲恒山公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率衆來援蒙古兵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仙後仙走屯胡嶺關 冬十月蒙古窩濶台帥衆入陝西初蒙古使幹骨樂至陝西議和金行省移刺滿阿紇石烈牙吾荅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滿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幹骨樂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阿骨樂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卽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 朔方同華之間破蒲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原政事令 合達及移刺滿阿行省事于闕鄉以備潼關

四年夏四月蒙古圍鳳翔府金 省合達滿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 達滿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 朔方同華之險固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畧與渭北軍人交 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走少舒鳳翔之急合達滿阿乃始 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 矣蒙古遂取鳳翔合達滿阿遷京兆民于河南使完顏 慶山奴戍之 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于倒回谷 五月金降人李昌國言于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

關黃河耳若出寶鷄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于蒙古主蒙占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鷄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秋七月速不罕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八月蒙古拖雷分騎兵二萬人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華陽屠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屯安軍路開魚鰲山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改萌畧地至西水縣撒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饒風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

閏九月蒙古主將兵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棄京兆東還僉樞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上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日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閩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爲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可奉旨防秋畏法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雨訛可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譏呼宮中牙牌爲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十一月蒙古拖雷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

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
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
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雒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
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
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
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
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
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 十二
月合達蒲阿率諸軍入鄧州楊沃行陳和尚武仙兵皆會
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
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得木皆曰

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內空虛必爲所潰蒲阿曰使彼在
沙磧且往求之况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
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山前列騎士於山後蒙
古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
二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
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
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阿住力戰始退合
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
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已冰
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
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

而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
到林後蒙古兵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
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
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
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將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
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其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
是民保城堡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
俘獲

五年春正月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尙書令史楊
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從而遣麻斤出等部
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

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
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
馳報拖雷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丘而還蒙古兵奄
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蒙古主人鄭州遣
速不臺攻汴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木虎高琪所築裏
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
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
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
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
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併丁壯二萬分置四
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

翰林學士趙秉文爲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詞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動雒陽人至於痛哭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合達移刺蒲阿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均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餘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均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急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於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燬薪燔肉

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均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斃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遂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均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馬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均州塹其城合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自事蒙古兵上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

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
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嗅血而
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潼醑而祝曰好男子
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
山拖雷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
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 二月金
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閔鄉以備潼關徒單
百家爲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
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陝避兵會阿里合傳
旨召兀典援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閔秦藍總帥
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

陝入號同華閔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
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
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遊騎至殺掠不可勝計
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入陝兀典
發閔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永雪中部
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
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
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
遂大潰兀典合閔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圍歸德府金行省石蓋女魯歡命經歷
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賽

不爲左丞相賽不先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爲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復賽不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三月蒙古主砲攻雒陽雒陽城中惟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於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爲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軍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憇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爲四以銅鞭發之又創退砲用不過數人能發

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宜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孀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尙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講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問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立木柵遣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丹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

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
 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壕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
 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
 秦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
 忍待曹王出鞋鞋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
 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為
 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籠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
 破大礮或碌礮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
 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
 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
 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索旃

襖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
 擊之隨即延熨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
 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場外築
 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濠深丈許潤亦如之約三
 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墻
 委曲陘隘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
 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又為蒙古所覺後又募
 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
 約燈起渡濠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
 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
 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

响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藝園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破迸無迹又有飛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雒之間叅政赤盞合喜以守城爲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叅政內族思列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耻况

以罷攻爲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乃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丘門外采葢薪五月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園戶借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秋十月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金恒山武仙等會兵救汴初三峯之敗

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卽按軍盾山店報思烈日阻間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盞合喜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卽夜棄輜重馳還 八月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思烈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論民曰汝等當從實括粟具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旣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凱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尙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爲叅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之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訴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糶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栗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輦感曰白之叅政及白合周合周曰花不損何由成密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

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
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把奴所
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近侍李大節救免 十二月金主
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
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速不
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
白華爲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
待斃決不可往旣汝州有速不臺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
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
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
馬食時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

可激三軍之氣內則可破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
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請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
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
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蒲察官奴爲馬軍帥高
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訛出曰
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六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官奴曰
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
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暎元帥左監軍徒單百
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由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
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木甲咬
住西面崔立北面孛術魯實奴等留守乃發府庫及內府

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聞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
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
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審不宣言曰前日巡符之議
為白華改金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
王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
等壯士毋以不與進發之數便謂無功將來功賞豈在戰
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
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甕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
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
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
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蒙軍營相響應者温敦曰孫曰太后

中官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不
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
欲何為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臺聞金主
棄汴復進圍之

六年春正月金主遣使徵糧於歸德總帥石盃友舉歡送
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為
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
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
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次于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
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
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師

敗績白撒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
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
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
帥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
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木甲塔失不往
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
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悉聚垣塞戶潛伏洞穴見蒲察官
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
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
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叛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
來援者以至干敗初以金主親出師日馳提報及

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
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
諸皮器物皆煮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
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
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
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
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
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不然徒欲
以一身飽五十紅納軍亦謂之死耶習捏阿不不答時兩
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
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危困已

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
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
十餘人卽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
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
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
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
百官拜舞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尙書令鄭王弟倚爲平章
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爲左右司
員外郎遂送欵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
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
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托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

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
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至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
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已
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
尙書省命翰林學士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
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
姑以理論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曰
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
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
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取信于後
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史臣曰

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爲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
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啟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四
月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
搜索熏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
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凡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
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
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
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
七兩宗至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
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宗屬而送后
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于徽欽之時速不臺入
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
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
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
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
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
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
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
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尙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
遂爲定制

會蒙古兵滅金

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檄來京湖議夾攻金史
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
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
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俟成功以河南
地來歸 六年三月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
漸集石蓋女魯歡懼不能給白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
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
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于城中諸軍旣出城
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
周本歸德小技一旦拔起心嘗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
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古忒木解圍亳州且日遣

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
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
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
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
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爲亂命宰
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卽撤備官奴乘隙率衆攻用殺之遂
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于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
之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
馬實被甲持刃刼直長把奴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
於地謂實曰爲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
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臣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

三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罪而以官奴權叅知政事夏四月金唐鄧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瓊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琪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刺瓊孤立而懼遣使謀降琪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琪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軍於亳州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鎗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欲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

叅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橫居金主于昭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益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困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善古孫愛實等密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眾糧廣成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顛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于眾曰敢言南遷者斬眾以官奴為無君諷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昭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

金主亦拔劍斬之官奴中劍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環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先是金主以強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叅政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人雜行省事伸建一堂於雒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效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陵荅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雒南伸陳于水北蒙古斡兀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馬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

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噪而出蒙古退走朝士以蒙古兵強多以輕騎攜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見蒙古帥語不遜左右持使北面伸拘項南面遂殺之 金主守緒留

元帥玉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纛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等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

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及入蔡父老邏拜于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歔遂以完顏忽斜虎爲尙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訥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叅知政事李木魯小寔室僉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才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卽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山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

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雖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無有復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于烏古論鎬鎬不能繼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尙食闕供爲言金

主遂疎鎬鎬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秋七月孟琪大敗金

武仙于馬磴山武仙愛將劉儀詣琪降琪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磴沙窩帖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帖山沙窩孤立矣琪乃遣兵攻離金獲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搗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磴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遇金人大捷未幾丁顯復破默侯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琪召儀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琪料仙勢窮感必上帖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

為之楮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
琪進軍至小木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穉不
願北去琪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畧
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
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
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
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
見降其眾七萬琪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
王機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
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 于息州之南降者日眾息
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 為備金主以叅知政事抹

然兀典僉書樞密院字木魯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
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嘗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
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
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九佳
代之塔察兒博爾忽之從孫也 九月金使完顏阿虎帶
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
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
得宋一州隨卽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
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
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做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
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

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金主拜天于節度使廳羣臣倍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眾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 冬

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斫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循撫其民日營 葺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

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鈞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能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澗可立待

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琪命實以薪葦蒙古亦夾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穉熬為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琪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李木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伏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眾婁室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為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

介介耳又曰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可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門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為也時金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完顏賽不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端平元年春正月戊申孟琪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孟琪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豆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

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眾琪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多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椽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還聲音來日復集是夕金主守緒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畧萬一得免胤祚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已酉承麟即位時孟琪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旌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門守者棄門走門西開孟琪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真于幽蘭軒環之以革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軍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叅政孛朮魯小婁室兀荅林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紇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開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

曰哀宗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其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叅政張天綱孟珙間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將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以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壤詣奉先縣泐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師屯襄陽江海遠師屯信陽王昉戍隨州王安國守襄陽

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六飭 曾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夏四月詔遣朱復之詣入陵在度修葺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借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主完顏守緒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時相方修大其事監察御史洪咨夔上言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爲隣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上雖頷之不悉從也 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

金主完顏守緒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瑄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瑄比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爲虜王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三京之復

理宗端平元年六月詔出師收復三京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費致兵必自此始且十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與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旣親政之後其

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
 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
 責朝廷有禁苞苴禁貪墨之令而州縣仍贖貨不知盈厭
 欲加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
 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
 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
 從作之而不用乃欲闔閭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
 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
 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
 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減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
 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按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畜怨合

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八
 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邊欲驅之北向從事
 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况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
 貪刻阨於勢家之兼併饑寒之氓嘗欲乘時而報怨茶鹽
 之寇嘗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稟未可保萬一兵興於
 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
 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
 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
 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
 以相及寧不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
 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濶

出師非止一途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雒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餉士有饑色今之餽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磬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棄前功欲勉強

則無多方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光可運然道里遼遠盜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鐘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使輜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是之時孫吳爲謀主韓彭爲兵師亦恐無以爲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從淮西總領吳潛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金人既滅與北爲隣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

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策者其罪可謂俊偉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率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執政不能從復詔之虜州金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金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爾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

謂與人鬪欲前解之隨為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悉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墓宗軍民皆慟或剖其心噉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金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鈴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三千繼之各給五日糧秋七月徐敏子啟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

洛陽迫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二百餘家
登城投降迫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
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暮食忽數里外有立紅黃
涼傘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
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其夜
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爲蒙古大陣衝散今蒙
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八月蒙古兵
至洛陽城下徐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
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沛京以史嵩之
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縣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
兵又決黃河寸金涇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
師南還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
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
律致後陣喪敗詔趙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
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並
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於
赴援致不能支詔范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
誼削秩勒停自効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楸來責敗盟
辛卯遣鄒伸之等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蒙古連兵

理宗端平二年春正月丙辰詔孟珙屯黃州珙留襄陽招

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灤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遂以為襄陽都統制 六月蒙古主命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解張柔等侵漢口温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 秋七月蒙古將口温不花寇唐州金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聞兒還 冬十月蒙古闊端入蜀次鞏昌金總帥汪世顯降時金亾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闊端至世顯率其眾持牛酒迎謁闊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闊端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 十二月蒙古闊端入沔州殺知州事高致稼

有沔葺理創葺招集流散皆襁負歸之及數敗蒙古乃

奇功甚多至是闊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開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抹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噪盛旗鼓為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

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卽往救之
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旣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
又救之指麾兩軍蒙古入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
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僊人關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攻洪山張順翁成大等以兵捍禦蒙
古將忒木解寇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 三月襄陽
北軍王將王旻等作亂時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王旻李
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
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旣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
旻伯淵樊文彬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時城中官民尚
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廩者無慮二千萬軍器二十四

庫皆爲蒙古所有金銀監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乘勝劫
掠城中爲之一空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聚
繁庶城高池深甲於兩陞一旦灰燼詔以趙范失於撫御
削三官仍舊職任 時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曰急
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監察御史王萬謂泳曰
兵固失矣言已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
奮發興感人心因爲條具沿革事宜泳從其言草詔進略
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隣逮
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滅虜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
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
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

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爲繕輯之圖補苴蒐乘以嚴守禦之備相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是月蒙古陷隨州荆門軍八月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九月壬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戰於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歿之初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謀報蒙古合兵奔漢軍五十餘萬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爲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

舉火爲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入都魯及達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潭深沒足宜候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平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俱陷沒西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冬十月

壬寅蒙古兵陷固始縣 丙午蒙古濶端兵離成都入文
 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鄉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
 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
 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
 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鄉被執巒
 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十一月蒙古口溫不花入淮西
 蘄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溫不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
 遊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
 肥沿江陳韓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蒙古忒木解攻江陵
 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救之變
 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一役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
 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
 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
 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於胥浦橋以強弩射
 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却岳曰敵眾十倍於我不可
 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砲發
 殺其驍將敵眾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
 皆引去

嘉熙元年冬十月蒙古口溫不花攻黃州孟珙帥師救却
 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陷
 隨補完蒙古令拔都會斫牌檟木拔都會者皆死囚為之
 攻城以自贖杲善射者用小箭射其自拔都會多傷而

退蒙古填壕為二十七壩果分兵扼坦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果募壯士奪坦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二年春正月己未詔史嵩之趙葵援黃州安豐其立功將士等第亟具名以聞 二月蒙古再遣王檝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僉書樞密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踊奚啻倍徙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

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寨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為蒙古通好使 九月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垣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垣下焚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垣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冬十月以孟珙為荊湖制置使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

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
沅陵節制司搗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遂復郢
州荆門軍

三年三月孟珙遣兵及蒙古戰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
軍樊城襄陽因上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
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耳襄陽爲朝
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
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
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
先鋒軍 八月蒙古塔海將其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
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入詐堅求將旗

黼以爲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
戰而外蒙古遂取漢中簡眉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
還黼帥蜀爲政寬大蜀人思之 十二月孟珙謀知蒙古
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
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
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
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旣
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
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
州帥兵迎拒於歸州大壩砦得捷於巴東遂復夔州
四年春正月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 二月癸丑以孟珙

爲四川宣撫使珙遂興屯田條具上流事宜會謀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爲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爲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爲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諷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漢尾口爲屯二十爲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文而耕敵至則志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夏四月蒙古復使王楸來楸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遣使歸其柩於蒙古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於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爲蒙古所屠十二月蒙古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當誓死無辱吾君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

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爾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及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二年二月蒙古也可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州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冬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守將杜震棄城遁 十二月蒙古兵攻敘州都統楊大全戰歿

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於襄城 秋七月蒙古兵被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名剌隘力戰却之詔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四年五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諸軍禦之 六月以呂文德爲淮西招撫使未幾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復其城 十二月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泚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畜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千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五月詔沿江湖南江西湖廣兩浙制帥漕司共造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備捍禦 七月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六年十一月蒙古兵寇荆湖江淮之境攻拔虎頭關遂至

余玠守蜀

理宗淳祐三年二月以余玠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玠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嘗作長短句謁淮東制置使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沂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卽楫之為蠱人斥之為僮伍願陛下

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 偏則必至於激文武

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

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

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

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二年

蜀地殘破所有州郡無幾國用益窘至是十六年間凡授

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

或貪或憚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

於是兩川無復紀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

紀綱玠至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張一如卽所居下令曰集

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

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所在州郡以禮遣之高爵重
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
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苟不
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璉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
中前後閩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
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闕別館以處之且常
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聖畫地爲山川
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餘請見玠屏人曰爲今日
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
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
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

玠大喜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帥請不爲官之詔以
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
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爲不可玠怒曰
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璉築青居
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屋分爲
諸郡治所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
戎先駐分州舊城移守釣魚其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
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民
始有安土之心

十年冬十月余玠出師擣興元不克玠慷慨自許有挈故
地還天子之語數年之間建城堡築關隘增屯堡邊警稍

息於是一意出師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逼蒙古將汪德
臣鄭鼎大戰而還

十二年二月蒙古將汪德臣城沔州未幾又城利州自是
蒙古且耕且戰蜀土遂不可復 冬十月蒙古汪德臣將
兵掠城都薄嘉定四川大震余玠率諸將俞允元用等夜
開關力戰始解去

寶祐元年五月甲午召余玠還 六月庚申以余晦爲四
川宣諭使代余玠初利州都統王夔夔爲督守號王夜叉恃
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甚之初玠帥蜀至
嘉定夔帥所部迎謁纒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
今疲弊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

卽見者恐驚馬從人耳頃之班固爲雷江水爲漢漢

舟中首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班賞有美夔

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恐其握重兵居外

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

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

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一日

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

之逆心恃狶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

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方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

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纒離營而新

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

曉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會戎
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
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將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
素結丞相謝方叔子侄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
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朝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
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
玠專制四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
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
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兵召之或不至耶
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
以爲知州余懋德之 秋七月余玠卒玠之治蜀也任都

統張實治軍旅安撫士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按者客
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徭以通商賈
蜀旣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
慶以來蜀閩未有能及之有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
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入置穢捕官雖足以庶得士情
然寄耳目於群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
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薛應旂曰宋之不競
若天有以限之者纔得一人讒忌卽入自其盛世固已有
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迄於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寶間殘
金雖亾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猶足以爲一木之
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爲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

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祚亦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二年八月下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大理獄余晦帥蜀惟忠潛通北國遂下獄竟斬於市 九月追削余玠官秩奪

其子晦告身先是侍御史吳燧等論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

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十萬徵之累年始足 真魏諸賢用罷

理宗寶慶元年八月罷直學士院吳德秀先是嘉定中德秀為起居舍人兼直官講官言事不避權貴知宰相史彌

遠欲以爵祿摩天下士慨然謂劉鑄曰吾徒須急引去使

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帝初即位自知澠

州召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對勸帝以睿愛直言召用

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頗納之時又召魏了翁為起居郎

了翁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對策諫開邊事出為嘉定府尋

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士爭負

笈從之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是與德秀同召而洪咨夔

亦入為考功員外郎咨夔言事尤剴切因論臺諫失職有

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

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

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深銜之會上書言濟王事者甚眾

彌遠以為患有梁成大者以知縣秩滿待遷語事彌遠家

幹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爲達其語遂擢監察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等論德秀所主濟王贈典非是遂命德秀提舉玉隆宮各獲亦鐫二秩去成大澤知孝三人共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爲三凶又目成大爲成大冬十月貶魏了翁官罷真德秀祠祿初胡夢昱以論濟王事逐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唱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誇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或好名以自譽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名或飾矯僞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邪一不容焉董蘓侗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強辨以爲能或詭訐以市面或設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詭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柶鑿不侔矛盾相激矣魏了翁雖從追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真德秀狂悖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

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二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蒲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紹定六年十一月召魏了翁為文華閣待制了翁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強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新弊分別利害燦若白黑上讀之為感動 戊辰禮部郎

中洪咨夔進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簾陛一夷綱嘗且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入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主而詔之者必天官家幸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朝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

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
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
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時樞密院編修官陳垣亦
上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
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不過史彌遠耳此
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庭當嚴宦官之禁外庭當嚴臺諫
之選於是宦者陳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垣出知
嘗州垣史彌遠之甥紹定初嘗言左去君側之蠱媚以正
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如及彌遠也彌遠
謂垣曰吾甥殆好名耶垣曰好名孟子所取也夫求士於
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

耳遂力辭職直聲動一時

端平元年春正月秘書郎蔣重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
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
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
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小人
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
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重珍每草
奏必齋心盛服有密啓手書削藁帝嘉其忠實 冬十月
詔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時江淮帥闖有
進取中原之議德秀上封事言移江淮兵甲以守無用之
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當庶之效未期根本

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進德秀爲戶部尙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惟存乎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是害敬今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人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材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又言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詳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書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

時又召徐僑爲太常少卿入觀手跡數千言

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顧見僑衣履垢弊慨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培植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岌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文謁閣官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脫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不此之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及之帝爲之感動明日手詔罷邊師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朋黨爲之戒命有司裁

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

二年三月以直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殿大學士

提舉萬壽宮德秀奏言息民講武上嘉納之五月真德

秀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

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

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皆頌都城人時驚傳頌

洞奔擁出關曰直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

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目慨然以斯文自

任不因學禁之餘而少有疑沮後學宗之晚年帝始有意

回用而德秀遽殞天下以爲恨十一月以魏了翁同僉

書樞密院事十二月以魏了翁往江淮京湖督視軍馬

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與

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

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

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於江州以吳潛爲參謀

官趙善瀚馬光祖爲參議官

三年二月召魏了翁還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

外之再二旬復以建督爲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

固辭求去夏四月魏了翁罷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

政殿學士知潭州殿中侍御史李韶上疏曰了翁立志學

問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

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材燁然有稱知了翁者幾

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帝時又召崔與之以為參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幕屬其心焉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謂或差名實無別則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方基於此矣陛下

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教將衰則人才先以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進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于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

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獻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盜賊蜂起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察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感疏舊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採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問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能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於再三疏不許

三年九月鄭清之喬行簡罷召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十一月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未幾了翁卒

史嵩之起復

理宗紹定五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爲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端平元年六月以入蔡功加史嵩之兵部尚書 九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

三年二月以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

嘉熙二年二月詔受嵩之以叅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三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社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為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時嵩之與喬行簡李宗勉並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

淳祐四年六月禮部進士徐霖以宰相史嵩之狹邊功要

君植黨禍國上疏歷言其甚深之狀以為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彰彰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當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為君子終以名節之尊不足易富貴之願而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夫之術舉朝皆受其聾聵鮮有不為其所欺也於凡善則歸已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惟窺測上情承順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所幹旋也是嵩之要譽於下而陛下

叢怨於上也古人所謂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哉不報 九月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甲辰史彌遠奉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閣上書曰臣等竊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埒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予暮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欲亾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亾之計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

憂戚之容夫以無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爲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耳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筭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

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狀彌遠
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
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
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內申未
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
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必有不測旦夕以
思無一事不爲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爲必死
之地近畿總帥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
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爲十七字
之謠也曰光祖作總帥許 爲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
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奸 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

臺諫嵩之亦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
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
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
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
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三世未有
不亾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
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
而陛下之右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
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
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
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

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奸深之島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邪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夫生靈倚之以為命宗社賴之以為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陳王事所以為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况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諜論憤兵之聚邊傳哨馳之騎况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急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共盡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姦臣

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竊觀嵩之自謂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諸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趨闕下為陛下言者亦欲揭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丘山使天下為人臣為人子者效忠效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為夷矣惟陛下裁之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略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砥之公論大倫之盡廢

固不足爲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氓所以爲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正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後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邇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靼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歿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束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致采石之捷成謫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

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修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燾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權以才名軋已而嗾逐斥去李韶以侍從去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去以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筭去別之傑號爲長厚又以每事必問本末假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其時太學九士如閻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於宸旒之聽而親管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唯謹卽今同寮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爲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之

一網陛下雖居九重身處佚愉傍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竇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肅讀麻制私竊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爲陛下之喉舌也嵩之不孝上敬於天吊者在門賀者在閭卽欲捨苦塊而坐廟堂衰經而被公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主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奸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切諫亦不

報諸生乃榜於太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朝入時范鐘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權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彘彘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

客爲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無見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恥苟爲飽煖忍貪周粟之羞相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時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譏上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

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輿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隣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頌帝亦察其忠亮 冬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時史嵩之久擢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

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直
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
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補之
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
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爲衆論所容上
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五年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嵩之既去元老
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是
月朔日元杰當待立先一日謁范鐘歸是夕熱大作夜四
鼓指瓜忽列衣二二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
子不逼使之死於瘴癘瘴雨之鄉今瘴癘瘴雨不在嶺

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常所以給使之人獄迄無成
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
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寃詔給元
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
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
筋者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自開督府東南民
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困於應辦董金帛輓芻粟絡繹道
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
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
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江則有趙葵廬江
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勝

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奧坐使飢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恐江陵之勢旣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諸郡焉得高枕而臥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際一開東南生靈直几上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安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爲今日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然見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亾之域矣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書云

六年十二月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珪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翰林學士李韶抗疏論之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理宗寶祐三年五月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強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若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爲右

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爲戚里婢瑯瑯緣閭妃及內侍
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
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爲三不吠犬
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
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辯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
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巨闈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
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
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
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
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謂國有紀綱
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脩內司止於供膳脩比年

動曰御前姦賊之老吏遁逃之 兇一竄名其間則有司
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
願無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
不報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嶠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
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
朱應元劾謝方叔及叅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臣盧允
升猶以爲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
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無預遂
出方叔提舉洞霄宮

四年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
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爲嘗言於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

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
士將帥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擅
威福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奸邪肆賢人伏而不
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
且日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
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竊
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言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
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結私約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
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
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
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

大全忠而臣以爲奸不可與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
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
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
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闕棄槐露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
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
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道路
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
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
二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爲六
君子左司郎中陳宗禮見大全擅柄以言爲諍嘆曰此可
一日居乎陞對言願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

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無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不納 十一月以丁大全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時闕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閹馬丁當國勢將亾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盤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幣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六年夏四月以丁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開慶元年春正月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

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敲而未墜於地存亾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憤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竊爲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士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而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未聞有死封疆戰陣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照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闕至有欲借尚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

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
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
之士不勇東南一隅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
毫毛彼方擁厚貨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
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
者誰興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群然
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念
及此乎不報宗仁又極論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深不誅
且誤國竟不報 冬十月丁大全罷時蒙古侵軼日甚大
全當國匿不以聞至是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
中書舍人洪芹繳奏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
惡陷害忠良逼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
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假陛下
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
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致仕
景定元年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於安吉州
三年十一月竄丁大全於新州道死

公田之置

理宗淳祐六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併
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
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
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百姓日貧

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樛朽者
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
皆本於菽粟而菽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
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頓年差充保
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
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
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
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
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
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
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
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
御史朱勣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假陛下
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
虎臣又論其絕言略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致仕
景定元年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於安吉州
三年十一月竄丁大全於新州道死

公田之置

理宗淳祐六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併
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
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
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百姓日貧

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菽粟而菽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

者因歷述爲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未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夔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六月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荆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

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緡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誥准三十楮將仕郎誥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誥准萬楮承信郎誥准萬五千楮承節郎誥准二萬楮安人誥准四千楮孺人誥准二千楮民失實差而得虛誥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似道又以陳訔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米泚輝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魯王唐珪馬元演常川則洪樞劉子庚鎮江

則章坳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仲恢在乎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惟以買公田爲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進秩有差

五年三月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初買時上下迎合惟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租收有虧則以其額取足

於田土遂爲無窮之害。秋七月甲戌彗星見詔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多上書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疏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九月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民力益困。

度宗咸淳三年十二月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

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害成者又每倡爲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亦與門邑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遲監

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
責之年歲以課其成知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
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
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舊額每失
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公租額
重而納亦重則佃者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執事人皆
得爲侵漁之計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須浩繁和則歲幣
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下有司括賣
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
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
歲幣後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

和糴以輸民力而其弊極多 其租尤重迄於宋亡遺患猶
不息云

Handwritten text on a small, torn piece of paper, possibly a label or a note, located in the lower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vertical column and appears to be in a non-Latin script, possibly Chinese or Japanese characters.